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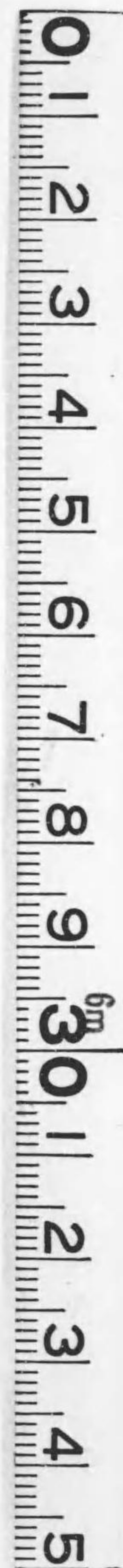
特213

852

影印有造館刊本

論語集解 下冊

東京文求堂印行



始



持213

582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鄭玄注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曰世

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

也野人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歸芑氏曰將移風易俗

從之也故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

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德行顏淵

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憲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

言無所不說即解無可發起增益也言回聞言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陳

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南容三

復白圭言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復之是其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

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戴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安國曰顏路顏淵

孔子之車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

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為之擲以吾從大夫

之後吾以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

言吾從大夫之後不顏淵死子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言天喪予者痛惜之甚也再顏淵死

子哭之慟馬融曰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顏

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

人欲厚葬之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融

回自有父之意欲聽門人厚葬之季路問事鬼

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公也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事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閔子騫侍

側聞聞如也子路行如也冉子之貢侃之如

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曰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得孔安國曰不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之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

復更改可何乃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王肅曰

中善其不欲勞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

瑟馬融曰言子路鼓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外

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外我堂矣未入室耳

路故復也子貢問師與高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

高也不及俱不安國曰言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

猶不及也勝愈猶季氏富於周公孔子之宰鄉士

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之宰鄉士

忘賦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

也魯也孔子之宰鄉士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也孔子之宰鄉士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也由嘑也孔子之宰鄉士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中言回庶幾聖

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

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以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每能虛中者

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無數子

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

命而偶富亦所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煤然亦不

能入於聖人子曰論薦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論薦者謂口無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

者皆可也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苞氏曰賑窮子

善人者也可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當白父兄

不可得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曰感其

問同而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魚人故退之

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魚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謹退子路務在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相安國曰言與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已苞氏曰言夫子在季子然問仲

故問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臣數而曰：然則從之者與？皆當從君所欲耶？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美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是故惡夫佞者。

曾參父也，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何以哉？

子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帥

旅，固之以飢饉。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云安國曰求自

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謹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也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

相焉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

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殿見曰同端朝之服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點爾何如鼓

瑟希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為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范氏曰暮春者季

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月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

先王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

時之獨知三子者出曾皙復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范氏

園以禮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皆孔安國曰明

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

復反也身能反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則為仁矣

曰一曰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

不在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芑氏曰知其必有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玄

四者克己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肅曰敬

必事此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孔安國曰仁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芑氏曰在邦為諸侯仲弓曰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

其言也訥也宋人弟子司馬犁也牛曰其言也訥

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曰

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范氏曰疾病也內省司馬牛憂曰人

皆有兄弟我獨立鄭玄曰牛兄桓雖行惡死子

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范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

其內外語非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

也已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立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棘子城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矣鄭玄曰舊說云棘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之君子也馬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

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玄曰盍

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子張問崇德

辨惑苞氏曰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徒義見

義則徒意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

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

也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

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

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陳桓制齊君不君

臣不臣故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將孔安國曰言

果滅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曰片言猶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子路無宿諾

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苞

宿猶豫也子路薦信恐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苞

曰言與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子張問政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

於民必以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弗畔不違道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

臣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不欲

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季

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如草以風無不仆者猶

民之化於上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子曰何

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馬融曰謹尊而充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馬融曰此言倭人也倭人假仁者之色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倭樊遲從遊於舞

雩之下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治也治惡為善也脩子曰善哉問先事

後得非崇德與孔安國曰先勞於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

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苞氏曰

之人用之廢置邪枉樊遲退見子復曰嚮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復曰富哉是言乎孔安國曰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有

陶伊尹則不仁者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

導之不則止無自辱焉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

則止必言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安國曰

或見辱也以友輔仁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砥之

也

論語卷第六經二千九百四十六字

命吾集解卷六 十二

之迂也奚其正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子曰野哉

由也猶不安國曰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

則有淫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

言也所言之事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

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

實也言民化其上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

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獨也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也子曰魯衛之

政兄弟也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王肅曰荆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與蘧瑗史

君並為也始有曰苟合兵少有曰苟完兵富有曰

苟美兵子適衛舟子僕之衛舟有御也子曰庶

矣哉言衛民衆多也舟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言誠有用

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子曰善人為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

殺用刑也誠哉是言也言故孔子信也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成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舟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馬融曰政者有子曰其事也馬融

曰常事也所改更匡正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

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

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人之言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而言而曰一言而

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

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

者則近一言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

復為莒父宰問政鄭玄曰魯說曰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安國

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子貢問曰何

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孔安國曰有

也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曰今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人，無常之善。夫范氏曰：善南不恒其德，或兼之羞

也。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子曰：不占而已矣。鄭

也。言德無常則羞辱兼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

和也。曰：不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孔安國曰：善人善

之，明惡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孔安國曰：不

之，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責備於一人，不

故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安

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

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絕而實自驕而不驕子曰

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

於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偲偲怡々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々偲々兄弟

怡々如也馬融曰切々偲々和順之貌也子曰善人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苞氏曰即戎就戎也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

也之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九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

無道穀耻也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融曰剋好勝人也伐自

貪慾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苞氏曰

行之難者未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當

志道不求安而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苞氏曰

邦有道可以隨俗順言以遠邦無道危行言遜隨俗順言以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言也中有言者

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之者不必有仁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宮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慕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没致之因其室而生焉多力能陸地行舟

為復后也少俱不得其死然皆不得以壽終也

禹禼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融曰禹盡力

也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禼及後世皆王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

義而貴有德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曰君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

之也子曰為命弔謀草創之鄭大夫名也

於野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

治而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卑謀既造謀世

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或問子產子

曰惠人也子孔安國曰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問管仲曰

人也謂猶詩言也棄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惡言孔安國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棄之使至

言以當其理故也子曰貧而無惡難富而無驕

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鄉

大夫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

仲之智夫臧孫純也公綽之不欲夫孟公綽也

卞莊子之勇周生烈曰卞井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孔安國曰加以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取不苟得也然後見危授

命父要不忘乎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

父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子問公孫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安國曰公孫枝也文

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

道嫌其不能恚然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

武仲為孟氏所譜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以大蔡

納請曰統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子曰晉文公

為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譎而不正諸侯朝之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

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公曰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弒無知襄公管夷吾

也死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子貢曰管仲非

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子馬融曰匡正也天

也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被髮左衽之患

也不臣皆為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

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

言召忽不公舛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外

當死也公舛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外

諸公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子聞

命吾長年

廿

廿

廿

廿

之曰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言行如子曰衛靈

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舒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也子

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也馬融曰怍慙也

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

恒也將告君故先公曰告夫二三子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

夫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之

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而止也子路

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

犯顏色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未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孔安國曰

而行之為人而能言之為也孔安國曰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

而問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也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

不越其職子曰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子曰君子

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導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子

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孔安國曰不子曰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子

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學者是賢乎孔安

賢乎或時反怨人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為是栖々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孔子

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世固陋子

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或曰

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也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

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下學而上達孔

國曰天下學人事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

也知已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

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曰夫子固

有惑志信孔安國曰季孫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孫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

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國曰

而臣主莫得也其次避地馬融曰去亂其次避色孔

斯舉也其次避言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

矣苞氏曰作爲也爲之者九七人謂長沮桀子

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苞氏曰言

不可爲也而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謂契然也有心既而曰鄙

哉硜々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々徒信

無益深則厲淺則揭苞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

也遇水必以濟知其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志而已

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

猶默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也

已馬融曰已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冢宰

者也三年喪畢然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莫

敢不敬也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孔安國曰敬其

也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謂朋友九族

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原壤夷俟馬融曰原

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子曰幼而不遜悌長

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言也以杖叩其

脛孔安國曰叩擊關黨童子將命馬融曰關

將命者傳賓主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童子偶坐無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苞氏曰先生成人也

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行孔安國曰軍陳 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豆孔安國曰俎 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也 末事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

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不容又

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子

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安孔

國曰然謂多非與今孔安國曰問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一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歸百慮而

以知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

於知德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万二千五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言思念忠信立

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

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也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行直如矢言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蘧氏曰卷而

政柔順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

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不失人矣不失言子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為仁子曰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為仁子曰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貢問為仁子曰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器孔安國曰言工以利

也助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以櫛見萬物之始

取其易乘殷之輅馬大輅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服

周之冕也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樂則

韶舞詔舜樂也盡善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又殆樂孔安國曰鄭聲佞人怨俱能感人心與雅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王肅曰君子當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安孔

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知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子曰不曰

如之何者猶不曰奈何也何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難孔安國曰吾久無如何者言禍子曰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玄曰

小言終無成也難矣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玄曰義以為

謂出語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苞氏曰君子之病無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疾猶也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

人君子責人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苞氏曰矜

羣而不黨不相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也不以人

廢言王肅曰不可以善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勿言已施於人所惡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苞氏曰所譽者輒試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其

此無所阿私所以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苞

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子曰人能私道非道私人也王肅曰材大者道隨

不能私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

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

而餓學則得祿雖不耕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共之范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范氏曰

敬後其上也不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

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子曰君子不可

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

也王肅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也

大受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

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子曰當仁不

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急也子曰君子真而

不諒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子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也子曰有教無

類馬融曰言人在見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

曰辭達而已矣九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師冕

見孔安國曰師樂人及階子曰階也及席也子

論語集解 卷八 廿九

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

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為師言之道

焉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道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莒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

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孔子曰求無乃爾

是過與為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夫顓

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且主祭蒙山也且在邦

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為伐也孔安國曰己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各於季氏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危而不持

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當止也危而不持

巔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范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

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中是誰之過與也馬融曰柙檻也積積也冉有

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融曰固謂城墉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

也之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

疾夫如孔安國曰疾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安

更作他辭是所疾也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夫孔安國曰國者諸侯家者邦木

政治之不患貧而患不安安民耳民安則國

也蓋均無貪和無寡安無傾則芑氏曰政教均乎

同不患寡矣小大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也而謀動于戈於

邦內孔安國曰于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顛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

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孔子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

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斂平王東遷周始十

世失政死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

得政至桓子五世為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家臣陽虎所囚也

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虎為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之由安國曰制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所非安國曰無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

仲敘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

定公為五世也政逮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

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仲孫也孫季孫也三

弑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

馬融曰便僻巧辟人友善柔馬融曰友便佞損

矣鄭玄曰便僻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一曰禮樂之動得禮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樂供遊王肅曰供遊

也樂宴樂損矣孔安國曰宴樂沈荒也孔子曰

侍於君子有三愆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鄭玄曰躁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

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

便逆先意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命吾長年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孔安國曰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天命天順之吉也畏大人即聖人

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則深遠不可易知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惟疏也故不狎大人肆故狎

也之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安孔

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

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孔安國曰千伯夷姓

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中民

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陳亢

問於伯魚曰子魚有異聞乎馬融曰子為伯魚

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逵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聞斯
二矣陳亢退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
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孔安國曰
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謹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
侯嫡妻不正稱婦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九十四字
註一千八百二十七字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
也李氏家臣而專魯

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豚

謝安國曰欲使往孔子
謝故遺孔子豚也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於安國曰塗道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

謂仁乎曰不可

馬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
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言孔安國曰

共好從事而數不遇
共時不為有智也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鞍曰年

老歲月已往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
順辭免害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為孔安國曰上不可使強賢也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為孔安國曰子夫子莞爾而

笑莞爾小曰割雞焉用牛刀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

也子曰二三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治孔安國曰戲以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子路不悅曰

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也孔安國曰之適

耳何必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對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見孔安國曰不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疾則多成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腓腓召子欲往趙簡子之邑宰夫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不孔安國曰腓腓以中孚畔子之

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

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

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

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一匏瓠也言匏瓜得繫

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子曰由汝聞六言六

蔽矣乎謂六言六蔽者下六事對曰未也居吾語

汝對安國曰子路起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安

國曰仁者愛物不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

知所以裁之則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

蕩無所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乱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子曰小

子何莫學夫詩范氏曰小詩可以興孔安國曰

類可以觀鄭玄曰觀可以群居相切磋也群可

以怨孔安國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馬融曰周南邵南国風之始辨女以配

如向牆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

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樂云樂云鐘

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

數云乎哉易俗非謂鐘鼓而己也移風子曰色厲

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譬諸小人其猶

穿窬之盜也與有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人情而為已意以待之

是賊而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

德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者也馬融曰聞

則傳而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止也苞氏曰

民疾與今古之狂也肆苞氏曰肆今之狂也

時異也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今之矜也

蕩孔安國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

忿戾孔安國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

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肅曰巧言無子曰

惡紫之棄朱也好者惡其邪好而棄正色之惡

鄭聲之亂雅樂也苞氏曰鄭聲淫聲之惡利口

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子曰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

為益少故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欲無言也

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

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間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宰我問三年之

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舛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

取柞櫓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取棗柘之火秋子曰食夫稻

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之女安則為之夫

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

則為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予也有三年

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

三年之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雖矣哉不有

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無所操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之稱人之惡者范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為惡也而無禮者惡果敢而室者馬融曰室曰室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智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抄惡人之意以為已有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范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馬融曰薇

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于紂之諸父也

薇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詳狂為奴比于父也

諫而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各異而同人稱仁以

其俱在憂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獄之官三黜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上孔安國曰魯三鄉季氏為

用事言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道以聖

不能故云老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之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

欲以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孔子安國曰此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往者不可諫也安

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

不可復諫止行來者猶可追也以孔安國曰自今

避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世已

已甚不可復治再孔子下欲為之言趨而避之

不得為之言范氏曰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適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

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

以易且而為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莒行超

七人皆逸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

也鄭玄曰言其直己之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曰孔安國

言應倫理行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放言也

思慮若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馬融曰清純潔也

量不復言身中清廢中權世亂自廢棄以

世勢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進亦不必

合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

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進亦不必

義所大師摯適齊亞飯于適楚也孔安國曰亞次

在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也孔安國曰亞次

皆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也孔安國曰亞次

異師繚鼓方舛入于河名也入于河名也

播鞞武入于漢孔安國曰武名也播猶少師陽擊磬襄

入于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殿壞周公謂魯

公孔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

施易也不以他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

人易其親也不以他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

不見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母求備於一人

國曰大故謂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舛

夜舛箕季隨季騶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

論語卷第九經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五章
疏廿四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薦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張

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與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

復云何對曰子復曰可者為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焉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復流

交當如子張也子張也子其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范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其曰

日知其所止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子其曰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

識切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寤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

之事也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仁在其中

矣子其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范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其曰小人之

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情實也子其曰君子有三

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其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

也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矣子其

曰大德不踰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其之門人小子當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范氏曰言子其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

其本也故云本之子其聞之曰噫孔安國曰噫則無如之何也心不平之聲

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范氏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辟諸草木區

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辟如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言我門人君子之道焉可使謹有

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一孔安國曰終始如子其

曰仕而優則學力則以學文也餘學而優則仕子

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不孔安國曰毀子於曰吾友

張也為難能也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曾子

曰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

也道薄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

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曾子

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馬融曰孟莊子

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孟氏使陽厲為士師

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孟氏使陽厲為士師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嘉馬融曰

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子貢曰

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

下之惡歸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衛公

孫朝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者而亦

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也而亦

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

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賜之牆

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苞氏曰夫

子謂武舛孫武舛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如日月也人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

其何能傷之乎適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泰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

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

天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得邦家者謂為諸侯

若卿大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導之則莫不與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氏曰允信也困熱也

中則能窮熱四海舜亦以命禹以堯命己之肆

也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

帝家尚白未變履殷湯名也此伐巢告天文也君

也大湯誓其肆若此也墨有罪不敢救堯氏曰

法有罪者不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

適不可隱蔽已朕躬有罪無以万方方有罪

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不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周之於善人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誅之管蔡是也仁賢不忠則

子來則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摧量審法度修

廢官四方之政行焉也苞氏曰權稱也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安乳

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公則民說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

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安乳

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忿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

曰不教而政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曰不宿戒

而責目前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為視成也無信而虛利期

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謂財安國曰

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孔子曰不知
 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命無以為君子也窮達之分也謂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三十三字
註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縮臨古本論語集解跋

漢魏以來註論語者數十百家並不能無得失
 焉要之漢魏訓詁雖膚淺猶存古義宋明義理
 雖精微不免臆見故後世學者各偏袒之或主
 義理或務訓詁彼排是為棄本趨末是擯彼為
 鑿空揣懸殊不知訓詁所以究義理而義理亦
 待訓詁以明譬之畫龍先具鱗角而後點眼睛
 眼睛固精神之所在而點之於鱗角不具者則
 安知其不為螭為蛟哉是近世諸儒之所以專

力徵古也我藩有造館藏寫本論語一部係贈
大政大臣管公真蹟筆法端謹神韻超邁寫本
之傳者蓋莫此爲古矣公才兼文武學究天人
實爲吾儒之冠冕身擢於翰林進至台輔勵志
守道夙夜蹇蹇欲致君於堯舜不幸罹讒貶謫
遠裔而其戀闕之情不能自己徃徃發乎歌詩
至今四海之民景慕其賢雖十室之邑三戶之
村莫不立祠繪像而祀焉嗚呼公處人倫之變
優游卒歲無有怨尤非深得此書之旨豈能如

此哉其心畫手澤之儼然猶存信可尊奉也况
其足兼徵古乎石川督學命工縮臨建請上梓
以資世之考據家督學博覽好古特尊信論語
嘗作註解數十卷今又成此舉其志蓋有在焉
觀此編者慕管公其人而遂上孔子之堂可矣
若徒喜其奇冊異書則失之

天保八年歲在丁酉六月

津藩有造館講官川村尚迪謹識



昭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印刷
昭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行

論語集解全二冊
定價金壹圓

校訂者兼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田中慶太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中村修二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株式會社開明堂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文求堂書店

電話小石川(85)四八〇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經 售 處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之十七

松

雲

堂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八

田

村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八

山

本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二

奎

運

堂

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彙

文

堂

大阪市天王寺區上本町八丁目

三

島

書

店

329
411

1000
112

終

